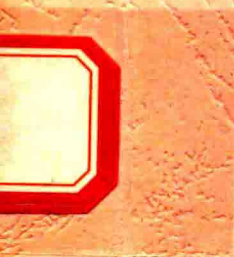


五羊下的魅影



● 惊险侦破小说大系之二

五羊像下的魅影

崔亚斌

张伯星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素有“东方的蒙特卡罗”之称的澳门，赌窟遍布，灯红酒绿，暗中有许多藏污纳垢的巢穴。我国的一对价值连城的一级文物被犯罪分子神秘地盗出，运抵澳门，在当地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黑社会抢先下手，古董老板杜耀宗派出侄媳、著名舞星卓倩倩出马，卖弄色相，对盗窃团伙首犯柔情蜜意，并借探亲之机亲赴内地。

此案未破，彼案又发，有人又向沈阳故宫博物院“清王朝皇帝皇后生活特展”的瑰宝伸出黑手，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更加复杂。此时，两名罪犯同其共同的姘妇合演出一幕幕肉麻至极、尔虞我诈的丑剧，案情更加神秘莫测。

这部侦破小说是根据两起分别发生在广州和沈阳的真实案件，精心创作的。作者采用电影上“蒙太奇”手法，以北京、香港、澳门、广州、沈阳五个大城市为场景，时空交错地展开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悬念环生，扣人心弦，是当代探案小说中的一部佳作。

责任编辑：张根树

封面设计：王 梅

插 图：石 夫

五羊像下的魅影

惊险侦破小说大系之二

崔亚斌 张伯星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16 6.25 印张 131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2.50元

ISBN 7—80505—443—6 / I · 413

目 录

一	镇海楼盗案·····	(1)
二	持虎头杖的澳胞·····	(3)
三	藏珍斋古董店·····	(5)
四	挣不脱的网·····	(8)
五	卖古钱的人·····	(13)
六	一枚箕形指纹·····	(15)
七	出价奇高的买主·····	(20)
八	奇特的格斗·····	(22)
九	古钟夜鸣·····	(28)
十	翡翠扳指儿·····	(30)
十一	花房里的洞穴·····	(35)
十二	卑怯者的勇气·····	(39)
十三	他长得象“赵镇北”·····	(41)
十四	超长白杆香烟·····	(45)
十五	相约从化·····	(49)
十六	三人丑剧·····	(53)
十七	染血的铜鬲·····	(58)
十八	五羊像下·····	(62)
十九	海浪冲回来的偷渡者·····	(70)
二十	青龙瓶之谜·····	(76)
二十一	缺心眼的小伙子·····	(83)
二十二	半枯的五针松·····	(86)
二十三	新展出的青龙瓶·····	(94)

● 一 镇海楼盗案

1983年11月5日夜，广州——

清冷的月光洒在南粤大地，朦胧夜色笼罩着越秀山。高踞山巅的镇海楼沉睡了。楼前庭院里，高大的映红柏象座陡峭的小山，黝黑一片：一丛丛凤尾竹，暗绿色的叶子被月光照得闪闪发亮，海风吹来，叶片飒飒作响，树影婆娑，斑斑驳驳映在地面上。

夜阑人静，镇海楼一片沉寂。

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轻捷地越过院墙，蹲在暗处隐蔽。静观片刻，他有了一种安全感，便以树影为掩护，迈着杳无声息的脚步，忽走忽停，头颈不住地转动环视。他绕过镇海楼西侧的炮座，顺着碑廊，向镇海楼靠近……

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又名望海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广州一座著名的高层古建筑。粤地临海，故名“镇海楼”，以示“雄镇海疆”之意。楼分五层，高二十八米，宽三十一米，深十六米，显得稳重庄肃，雄伟壮丽。建国后，镇海楼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辟为广州博物馆。这里荟萃着岭南广大地区自秦汉以来墓葬出土的文物和各界名士捐赠的文物——一大批价值无法估算的奇珍异宝。

这些瑰宝中的佼佼者，便是这个不速之客垂涎已久，决计今夜盗取的目的物。

他机警地观察着周围，走走停停。为了今夜的行动，他和同伙绞尽脑汁，做了周密的准备。倘若出现不测，便白费了心机。他边往前走边用虎视眈眈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镇海楼最底层的六厅，象在期待着什么……

猛地，他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蓦然一惊。急扭头看时，不禁笑了。没有谁撞他，是他的两眼只顾前瞻，没留意，左肩膀碰到一块三米多高的石碑上。镇海楼是他多次涉足的地方，这里的一石一木都不感到陌生，当然也知道这块石碑的来历。那碑文，是晋代任广州刺史的吴隐之所写的一首“贪泉诗”：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纵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睹物生情，此时，他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阿基，你开口‘文物’闭口‘文物’的，都象个考古董了！”

他的声音：“古董又怎么样？现在古董最值钱！小白鸽，你知道吗，听说一枚发霉长绿的烂古钱，到港澳也卖得上千元港币呢！将来，我要当一个收藏、鉴别文物的专家！”

“别吹牛了，”那个甜蜜蜜的声音低笑一阵又说，“我的专家，你先说说这石碑上写的是什么意思？”

他把视线从她那一对黑眼圈儿和两片小巧猩红的嘴唇上移开，转过头看了看碑文，嘴唇微微动了动，却没有说什么。是的，对这个鄙薄文化知识、只对吃喝玩乐感兴趣的青年来说，这太难为他了。“一歃”都给他默念成了“一亩”，又怎能理解这首古诗的警喻劝世之意呢？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轻蔑地撇了撇嘴说：“算了，一块石头有什么好讲的！年代倒很久，只是太大、太重了，所以才放在外面，如果小一些，也可

以……”

他把“卖钱的”三个字咽回去了。身边游人如流，即使对自己的情人窃窃私语，也要加点小心。

是的，“钱”，他想到的只有钱。今夜的行动与其说要盗取那些珍宝，不如说是为了获得一笔巨款，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此举能否成功，关系到他下一步的一个计划……

此刻不容他多想。一路无阻，使他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迅速地从那尊石狮子旁边穿过去，消隐在暗影中。很快，镇海楼下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随即在门前出现两个人影……藏在暗处的他微微一笑，待那两个人影消失，他轻轻地走了过去，身子一闪，不见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独自一人奇迹般地出现在镇海楼内的二层展厅里了。

一阵狂喜涌上心头，他现在成为这座大楼珍藏的无数瑰宝的“主人”了！他白昼混迹于参观的人群之中，覬覦已久的文物，此刻可以随心所欲地据为己有了！他顿觉成了一个亿万富翁。

月光似水，透过南窗洒向大厅，使玻璃陈列柜里的各种文物轮廓鲜明，清晰可见。他用戴着白线手套的手从提兜里取出一柄羊角锤，逐个撬开陈列柜的锁头，面对文物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时不知拿什么好。

古币！对，“一枚发霉长绿的烂古钱可以卖得上千元港币”，现在眼前竟有这么多！他贪婪地将二十五号柜里的古币拢成一堆，大把大把地抓起来，扔进手提兜里，然后又窜上三楼……

啊，古瓶！字画！象牙球！……他象走进了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中的深山宝库，贪婪地将手伸向那些他认为价值最高而又便于携带的文物，把那个提兜塞得满满

的。他暗暗后悔带来的兜子太小了。然后，他遗憾地扫视了大厅中那些无法带走的文物一眼，走到二楼展厅，神秘地消失了……

这一盗案，致使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计开——

国家一级文物：

宋代影青龙瓷瓶一对

明代张穆《八骏图》一轴

国家二级文物：

明代天鸡壶一个

清代八层象牙球一个

万寿无疆盘一个

《秋林观瀑图》一轴

国家三级文物：

清代花鸟屏一座

东汉、隋、唐、宋代铜钱八十六枚……

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一张在澳门出版的汉文报纸《澳门日报》的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消息，内称：

司警破获爆窃集团

一起出国画油画数幅

【专访】司警人员上月在俾利喇街破获一个爆窃集团，起出大批赃物并先后拘捕七名男子。该案已移交法院办理。该批赃物包括……

这张报纸几经辗转传到了内地，人们惊异地发现，广州博物馆在“11·5”文物盗案中被窃的明代《八骏图》和清代《秋林观瀑图》，竟然出现在那一长串赃物的单子之中！

不容置疑，盗窃分子夜窃镇海楼获得了成功，并已有部分文物偷运到了海外。

这些国宝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偷运出去的？

宋代影青龙瓷瓶等其余珍贵文物又在哪里？

盗窃分子及其同伙是谁？他们现在何处？……

这些，都象谜一样萦绕在人们心头。

● 二 持虎头杖的澳胞

1984年4月5日，沈阳——

肖一功稍稍整理一下警服和警帽，走出沈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大楼，发现叶军已经手扶着自行车把，笑眯眯地站在院里等候着他了。嗯，这个姑娘倒有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头。他满意地微微点了点头，但脸上不仅没有笑意，反而皱起了眉头：“骑车干什么？才几步远！”

叶军调皮地把头一偏：“我骑车的技术还不行，偏要在这人多车多的地方练练！”

对，还有股倔强劲儿哩。肖一功无奈，只好也到车棚里推出车，和叶军一起缓缓向故宫驶去。

肖一功如果不穿警服，人们很难猜想到他会是一个肩负一区治安重任，年年月月与各种犯罪分子周旋的刑警队长。这是因为，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往往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近乎模式般的印象：那些降邪伏恶的公安干警，个个都是相貌英俊、膂力过人的年轻男子。可是，一旦见过肖一功，就会给人们尽情美化英雄的善良心理大泼冷水了。他身材瘦长，面色显得有些病态的苍白；左额上有一块伤疤，加上一个尖尖的鼻子和两片过阔的嘴唇，足以破坏了他职业上的尊严；由于过早地出现了白发，虽然四十岁刚出头，倒显得比四十五岁还要大。然而，话说回来，

谁要是以为肖一功是个庸碌无能之辈，那就大错特错了。他那双鹰隼般的锐目，睿智、深沉、果敢的气质，弥补了外貌的某些不足。熟识他的人，都深深敬慕这位在近年内连续侦破多起大案、扬威沈城的侦察英雄。正因为这样，前不久刚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叶军，才把他看作学习甚至崇拜的对象。

叶军二十二岁，身材适中，明眸皓齿，秀发齐耳，身着崭新的警服，充满朝气。同样，和人们在生活中见惯了的那些文静而又严肃、精于内勤工作的女警察们相反，她性格开朗豁达而又活泼好动，毕业后没有接受照顾到条件优越的市公安局做内勤，偏偏来到基层搞刑事侦查。肖一功最满意的，是她身上有一股男子气。

沈阳旧城内街道较窄，故宫前面的沈阳路上的车辆行人更是川流不息。至今，人们还为当年眼光短浅，拆掉了那两座金碧辉煌的“文德坊”和“武功坊”而感到惋惜，因为此举并没为改善故宫附近的交通状况起到多大作用。此刻，肖一功想让叶军行在里侧，可是叶军似乎看出了这一点，抢先从肖一功的后面绕过去，行在外侧。肖一功一笑，只好由她。

“老肖，”叶军不无遗憾地说，“我在沈阳学习了好几年，可是连故宫都没来看过！”

“是吗？”肖一功笑道，“那以后机会可多了，咱们分局和故宫是邻居。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以后不来还不行呢！”

叶军已经知道，沈阳故宫是沈河区公安分局管区内安全保卫工作的重点单位。这个从全国来说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宫。它占地面积近六万平方米，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整个建筑规模宏伟、富丽堂皇，而且在这里珍藏着明清两代大批贵重的历史文物。叶军从档案材料和身边的同志们那里得悉，建国以来，沈阳故宫曾发生盗案多起。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文物走私风越刮越烈，沈阳故宫连连发生文物盗案：

八〇年十二月的一天，歹徒从故宫西面轿马场越墙而入，窃去贵重文物多件。

三年后，十二月的一天，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乘参观之机混入故宫院内，藏于暗处，于深夜将清宁宫皇太极正妃寝室的后窗玻璃敲碎，盗出贵重文物二十九件。幸其父母深明大义，发现后送予投案自首，那些文物才得归还。

事隔不久，又一个歹徒于深夜潜入故宫院的嘉荫堂，意欲盗取在那里展出的文物，被报警装置发觉，惊动值班保卫人员，正当歹徒越墙逃跑之时，开枪击伤他的小腿，尔后在南逃的列车上捕获……

沈阳故宫博物馆中陈列的一针一线，都是历史遗留的珍品，值得人们引为骄傲的国宝，岂容不法分子偷掠？叶军来分局不久，就产生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故宫到了。金碧辉煌的大政殿，巍峨高踞的凤凰楼，庄重典雅的十王亭，看得叶军赞叹不止。但她只是一走一过，不敢停留，因为她和肖一功要到设在嘉荫堂的“清王朝皇帝皇后生活特展”那里去检查工作。

这时已是上午九时左右，特展厅开始接待观众了。肖一功和叶军正要走进，忽然看见一群衣着打扮和说话口音与本地人迥异的游客簇拥而来，二人便停住了脚步。

“哦，是澳门的一个观光团。”肖一功从远处看了看那些人胸前戴着的名牌，低语说。他暗暗数了数，共有十八人，有男有

女，有老有少。

叶军问：“才四月呀，他们来得这么早？”

肖一功没有问答，默默地注视着。

澳胞们嘴里散发着老边饺子的余香，兴致勃勃地鱼贯进入特展厅。他们目不暇接，惊喜、赞叹之声连连不绝。有的在康熙、乾隆的御笔书法前驻足凝视，有的在形形色色的清宫装饰品展柜前议论说笑，有的则围住穿戴着宫女服装的女解说员问长问短。在装着翡翠扳指儿等小件珍贵文物的十五号展柜前，一位年近六旬的白发长者，拄着一根虎头手杖，长久地凝视着展品。他穿着藏青色西装，桃红的领带上缀着一枚精致的饰针。当解说员向这边走过来时，他眼里闪着泪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翘起左手大拇指，连连说：“啊，太美啦！伟大！伟大！我们祖国真伟大呀！……”说着，举起了脖子上吊着的一架日本“理光”相机就要拍照。

“先生，对不起，”女解说员上前阻止道，“这里的展品不许拍照。”

“哦，是吗？对不起！”长者遗憾地放下相机，歉意地笑了笑，“我们中国历史悠久，这些都是稀世珍品哪！我想照下来给我的太太和孩子们看看。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他说着，以手拄杖，又凝视片刻，然后转身去看别的展品去了。

在稍远处目睹此情此景的叶军，心里很有感触，说：“老肖，你看，港澳同胞不惜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观光，可是象我这样的，身在沈阳却没有想到来看一看，太有愧啦！”

可是，肖一功依然没有答话。

叶军有些诧异，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那一群澳胞已经渐渐走远了。她笑了笑，又

说：“老肖，现在在咱们沈阳街头上，外国人都常见了，没想到你对澳胞还这么感兴趣。”

肖一功从深沉的思索中醒悟过来，收回视线，笑了笑说：“噢，我是对那个拄手杖的老年人感兴趣。”

“怎么？”

“不怎么。不过，我总觉得，他走路的步幅很大，和他的年纪不大相称，那根手杖也本可以不用的。”

叶军莞尔一笑：“有些东西不见得都是实用的，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的装饰品嘛。”

“装饰品……”肖一功自语着。

正在这时，故宫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老张走过来，笑着向他们打招呼：“噢，在这里！听你们来了，到办公室坐吧！”

肖一功和叶军随着他走出了特展厅。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包括翡翠扳指儿在内的第十五号展柜中的珍贵文物，已经被那个来自澳门的长者用暗藏于虎头杖杖头内的微型照相机摄去了。

● 三 藏珍斋古董店

1984年4月5日，香港——

在粤都道玉器市场中段的路边，有一幢四层洋楼，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古色古香的黑漆金字长匾：“藏珍斋”。在香港森林般比肩矗立的高楼大厦群落中，这爿店既无人眼花缭乱的虹霓灯，又无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它那古朴、节简得甚至有些固执气的外貌未免显得有点寒伧。然而，这是一种假相。由于时来运转，藏珍斋近几年生意越做越大，资本猛增，已经跻身于港澳同业的十

强之列。港澳商界，特别是略知内情的玉器珠宝和古董商们，都以嫉妒、敬畏和不安的目光密切注视着该店的主人——老板杜耀宗的一举一动。

上午十点多，杜耀宗起床了，做过健康操，回到写字间，坐进沙发，端起精致的细瓷茶杯，一边细细品味着最近由人从内地带回来的碧螺春，一边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澳门日报》，蹙眉凝视，陷入了沉思。

杜耀宗已年届花甲，无儿无女。十年前他从内地接回专攻海洋生物研究的侄子杜鸿春来港定居，以便将来继承自己的产业。不久，杜鸿春与内地的女友，原辽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卓倩倩结了婚。怎奈杜鸿春对水母、鲍鱼的兴趣远远超过珠宝玉石，他或出海考察，或在养殖实验室里勾留，无意经商。卓倩倩婚后赋闲一段，后来也不甘寂寞，先是客串从影，拍了几部片子，继而也重操旧业，组织起一个歌舞团，自任团长，将内地的传统歌舞与海外新潮歌舞熔于一炉，居然演遍了东南亚，越来越红了。这样一来，藏珍斋还得由杜耀宗自己苦心经营。好在他身体尚健，生意做得顺手，对侄子、侄媳们的事业不想干预，一心只放在聚敛财富上。

一股“迷死你”香水的气味钻进杜耀宗的鼻孔，他没有抬头便问：“这就走吗？”

“是的。叔公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杜耀宗这才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抬头淡

漠地看了侄媳一眼。卓倩倩身穿一件新式式的旗袍，开叉很高，隐约露出白皙丰满的大腿。她五官长得端正，眼睛很美很动人，小嘴更富挑逗性，下巴较尖，整张脸的每个器官配合得十分匀称、美妙。她是个北方女子，却具有南粤女子特有的文静和秀气。虽然已经三十五岁，给人印象却似二十七、八。她的父亲是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不久前，她的弟弟卓仁仁从沈阳来信说，经过有关部门努力查找，父亲在运动中被抄走遗失的一些文物、古籍等有了下落，即将归还，要她回去一次，既认定父亲遗物，也能使姐弟团聚。文物，是杜耀宗极感兴趣的東西，所以他对侄媳回内地表示赞同。卓倩倩行期已定，走前，她要去澳门一趟，同那里的有关方面商定歌舞团下次赴澳演出等事宜。



“唉，”杜耀宗呷了一口茶，面带歉意，“鸿春不在家，只好由你自己出去了，路上当心。你有名气，而女人身上的金玉首饰又总是……”

卓倩倩垂眼瞟了一下自己手指上紧箍的那只价值五万多港元的“蓝天鹅”钻戒，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她和这位叔公的关系虽然不冷不热，但对他在钱财方面的贪婪和谨慎有些反感。不过她有时又想，恰恰由于善于投机经营，挣下了这份不断膨胀着的产业，也才使她和丈夫当年在香港立足，致有今日。杜耀宗最初不过是个混迹于玉器市场，靠“走盘”做小本玉器珠宝生意的人，在商海沉浮中逐渐变得精于此道。一只二三百元的碧沙笼玉手镯，经他转手，竟会卖到八千元，生意便象滚雪球似地越做越大了。近几年，文物走私活动日盛，各种文物十分“抢手”，他又看准行情，把原来专门经营玉器珠宝的店铺改名为藏珍斋，兼做文物买卖，胃口越来越大了。可是，卓倩倩对这位叔公的生意向来不感兴趣。此刻，她略含讥诮地斜视了那张报纸一眼，问：“怎么，叔公，又发生了什么抢劫案吗？”

“哦，对了，”杜耀宗伸手拿起报纸，“你先看看这个报道，我有件事要你顺便在澳门办一下。”

卓倩倩接过一看，那是一张两个月前的旧报。她将那篇《司警破获爆窃集团，起出国画油画数幅》的消息草草看了一遍，新闻已成旧闻，她迷惑不解地望着杜耀宗。

“你坐下，我讲给你听。”杜耀宗又呷了口茶，放下杯子，想了想说：“大约五个月前，广州博物馆丢失了一批文物。这张报纸上披露的明代《八骏图》和清代《秋林观瀑图》，即是其中的两件。这说明了什么呢？”

卓倩倩未语。

杜耀宗自问自答地继续说：“这说明，那批文物已经流到港澳。可是，我这里至今一件也没见到！报纸上只提了这两件，其余的没有说。它们的下落，很值得寻觅一番。”

卓倩倩猜想，叔公又在打着如意算盘了。但她也感到好奇，不动声色地继续听着。

“最要紧的是，那批文物中有一对宋代影青龙瓷瓶。”杜耀宗说着，拿起那个洁白如雪的茶杯盖子，用手捻得转动起来，“那对青龙瓶，是一级文物，堪称国宝。倘若能得到它，我们藏珍斋的收藏，就相形见绌了！”

卓倩倩心中蓦然一震，但又故意不解地把嘴一撇：“不就是一对瓷瓶嘛，有什么了不得的？”

“哦，不，不！”杜耀宗放下茶杯盖子，站起身，面露激动之色，“竹木土石取不竭，设计独到贵胜金’。在英文中，中国和瓷器同被称作‘China’。有人曾考证，这是很有趣的巧合。据说，欧洲各国在古代称中国为‘支那’（China）。支那在古代印度的解释是聪明和勤劳。当中国瓷器流传到欧洲国家时，他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叫道：‘支那的，支那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久而久之，‘China’就成了中国和瓷器的共同名称了。中国是瓷器的诞生地，要比外国早一千五百多年！可见，珍贵的陶瓷文物，其价值并不低于金银制品。那对青龙瓶，是一九五五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发现的瓷窑遗址中出土的。那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宋代民间窑场，专门烧制外销瓷器，釉色以青釉为主，酱釉次之。那对青龙瓶，我每次去广州都见过。它们是妙然一对，各有

一条栩栩如生的小龙盘绕其上，非常精美。最令人惊叹的是两瓶相挨，两条龙吻对接，中间形成一处凹陷，注以清水点滴不漏，并能在日光下折映出一颗晶莹的‘珠子’来，称作‘双龙合珠’。你想，出土的宋瓷已经是难得的珍品，何况是一对完整的古瓶，更兼有那奇妙的‘合珠’现象呢！哎呀，它确实是件无价之宝哇！”

卓倩倩望着一旦讲起来便滔滔不绝的叔公，暗暗感到惊异。她不仅惊异他对内地文物熟知到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且惊异他的贪欲之火燃烧到了白热化，甚至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态。她想，倘若那对青龙瓶此刻为他所有，他马上就会高兴得晕过去。她见叔公住了口，便问：“那么，叔公的意思是……”

杜耀宗满脸堆笑，指了指报纸：“你到澳门，顺便留心打听一下这批文物的情况，一有消息，立即告诉我。”

“恐怕叔公要白费心思吧？报上不是说，有些文物已经被警方查获了吗，从那些差佬的嘴里还能吐出来？你说的那对青龙瓶没有见报，也许是他们故意秘而不宣。”

“哼哼，即便落到差佬手里，也迟早要脱手的。难道他们愿意把那对青龙瓶摆在家里插花，或者自己开博物馆不成？总要卖钱的嘛！”

至此，卓倩倩完全明白了，叔公决心在这批文物上捞一笔。她不能违拗，只得默默地点了点头。

● 四 挣不脱的网

1984年4月7日，澳门——

曾仍基用筷子在碗底的残汤中搅动着，

又捞起一根手指头长的面条放进嘴里。当他再用筷子搅动，确信刚才咽进肚里的面条已是最后一根时，才放下碗筷，抹了抹嘴，站起身，拿起那张《狗马报》，向饭店门口走去。忽然，一个中年男人在饭店对面的路上走过，他心头陡然一惊：“啊，黄麻子！”赶紧缩回身，用报纸挡住了脸。为避免饭店的人怀疑自己，他又装作在看店门后面的一张金发碧眼的裸体女人画，暗中却斜起眼睛，盯视着街上的那个人。很快，他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原来是自己看错了，那个人只不过是走路的姿势酷似黄麻子罢了。但为了安全，他还是谨慎地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才出了饭店，急匆匆地在街上走着，躲闪着。

身在几个月前还入迷向往，视为“天堂”的澳门，眼望街上的人们都在为生计奔忙，不管穷富也有家可投，自己却处境狼狈，形单影只，还要时时躲避黑社会的魔掌，一阵酸楚涌上曾仍基的心头。

他今年二十六岁，原是广州五羊制锁厂的工人。他曾幻想靠自己一副好看的脸子当个电影演员，怎奈总也交不上这样的好运；相反，由于两次偷摸行为的败露，周围的人常常向他投来戒备的目光。进厂当工人后，他仍不思改邪归正，一心向往到港澳和外国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自从和越秀山下卖云吞面的姑娘白雪妮恋上以后，花销更大了，入不敷出，他便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打起广州博物馆的主意来，订出一个他称之为“连环行动”的计划：从镇海楼里偷出些文物，然后带着白雪妮偷渡澳门，用卖文物的钱在那里定居，饱享人间幸福。经他反复缠磨，白雪妮同意了，并答应与之配合。但他仍感到人单力孤，便又找了好友——没有固定职业的何奕水入伙。何奕水比他小一岁，

个子也矮些，其貌不扬。何奕水欣然应允，在作案当夜为他望风、接应。

镇海楼盗宝十分顺利，第一步成功了，二男一女高兴得很。曾仍基害怕事发，急于逃走，第二天便领着白雪妮和何奕水一起出发，辗转迂回，后来在一天夜间来到了一条大江边——那个预定偷渡的地点。曾仍基认为，与其找“黄牛”引渡，不如自己泅水，既安全又省下一笔数目不小的引渡费。

为了渡江方便，曾仍基将偷出的文物由三人分别带在身上。在他的眼里，那两幅古画、象牙球和天鸡壶是最贵重的，他事先已经作了防水密封处置，由自己带着，还分了一半古钱；万寿无疆盘和另一半古钱由白雪妮带着；那对青龙瓶和花鸟屏则交给了何奕水。后来，曾仍基听见那对古瓶在何奕水身上发出了轻微的碰撞声，便要回了一只，塞进自己携带的兜子里。

按说，他们三个人的水性都不错，偷渡本来有完全成功的把握。可是，那天夜里风大浪急，三个人被冲散了。不知什么原因，水性远比他好的何奕水却落在了后面，白雪妮也没跟上来。曾仍基想游回去找白雪妮，可是眼见“天堂”就在前面，成败在此一举，加上浪凶涛猛，他只有往前游的份，哪还能后退？最后，当他精疲力尽，狼狈得象只癞蛤蟆似地爬上第一块岩石，在极度兴奋中回首一望，只见浪涛滚滚，不见两个同伙的身影。他们淹死了，还是回去了？无法得知。想到白雪妮已经是他的人，不禁有些伤感。转而一想，又释然了：港澳的漂亮女人多得很，比内地的更迷人。现在既已大功告成，身上还带着可以使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富豪的宝物，又何必可惜一个卖云吞面的女人呢！他只暗暗地骂着：妈的，悔不该当初没有把全部文物都带在自己身上。

为“连环行动”计划的再一次（虽然打了折扣）成功而感到狂喜的曾仍基，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知道，要想在澳门站住脚，必须赶快搞到一个住澳身分证。不然，倘被警方抓住，遣回内地，后果不堪设想。几经辗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专做这方面生意的青年。起初，那个青年见他孑然一身，衣着粗俗，不相信他会买索价一千多港元的身分证，转身要走；可是当曾仍基拿出那颗八层象牙球时，他睁大眼睛呆住了，满口答应，并要为他去找买主。很快，他领来个身穿港式T衫、满脸麻子、两只大眼凸出的中年男子，这便是曾仍基后来知道叫作“黄麻子”的人，那个青年是他手下的一个马仔。黄麻子贪婪地用手把玩着那颗象牙球，出价二千港元买下。曾仍基处境险恶，解决身分证是燃眉之急，由不得他讲价，便同意了。可是，交到他手里的只有一千港元，另外的一千港元用一张住澳身分证顶替了。

“还有吧？”黄麻子咽了口唾沫，瞪着两只好象要凸出眼眶的大眼珠子，紧紧盯住曾仍基。

“没有了，只有这一颗。”曾仍基不敢与之对视，回避着目光说。他留了个心眼儿。其余那些藏在密处的古画和古钱是他的命根子，他不能就这样在不明古董行市价格的情况下都轻率地出手。

黄麻子露出两颗金牙笑了笑，没再说什么，站在原处望着曾仍基走远了。

有了身分证，又有了钱，曾仍基这才觉得心里安定了。他来到时装商店，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潮式穿戴，在饭店里饱餐了一顿，然后走进专放色情影片的电影院，看了两场使他目瞪口呆的电影。出了影院，走在五光十色、密匝匝布满招牌广告的街上，他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仅仅一夜之间，他从

一个罪犯变成了幸运儿，真有些踌躇满志了。后来，当他在暮色中拐进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想窥探深一层的奥秘，寻觅一个花钱不多而又能提供廉价异性陪伴过夜的地方时，两个蒙面的“长发飞”用匕首逼住了他，劫去了他身上的全部财物，还有那个身分证。

“他们抢身分证干什么？”曾仍基感到蹊跷，在颤栗中狐疑不解；但当那个马仔很快又在他面前出现时，他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在被盯梢……

曾仍基还算聪明，事情被他猜中了。他象一只飞蛾，落入了澳门黑社会组织张开着的网。黄麻子将那颗象牙球交给了他的上司——大三巴古董店的武太。武太只看了一眼，便不敢怠慢，马上驱车直奔皇都夜总会，去见阮经理。他们叫来几个古董行家进行鉴别，一致认定这是轰动四方的镇海楼盗案中的失物之一，逃澳者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一大块肥肉，必须牢牢地抓住他，榨尽油水。

果然，走投无路的曾仍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武太抛出了那些古钱和天鸡壶。为了不使这块大肥肉滑脱，武太变得“慷慨”了，使曾仍基不仅有钱在官印局街租了房子，有钱嫖女人，还有钱去赌狗赛马。可是，赌狗场上的一次惨败，终于又使他变得囊空如洗了。他，只好又带着那只宋代影青龙瓷瓶到大三巴古董店见武太。

武太早已在等候着他了。当那件无价之宝刚一露头，武太虽然不露声色，心却怦怦地激跳起来。可是，他见曾仍基只拿出一只青龙瓶后便住了手，肉乎乎的脸随之沉了下来：“曾先生，你是我们的老主顾了，还这样开玩笑吗？”

曾仍基不解：“开玩笑？我是诚心来卖

的呀！”

“成对的东西拆单卖，你倒很会做生意的！”

曾仍基这才明白，便把同伙偷渡失散的经过讲了一遍。可是，武太哪里肯信，不经意地拿起那只青龙瓶看了看，轻蔑地撇了撇嘴说：“曾先生，你的东西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啦。这种瓶子，如果成双配对还好卖个价钱，只这一只，五百也不值！”

此时的挖苦与当初的懊悔，顿使曾仍基怒火满腔。他伸手抓过那只青龙瓶，举起来就要摔……

武太面色陡变，以闪电般的速度冲过去，死死地抱住那只青龙瓶，高声叫道：

“别，别！……”

曾仍基松了手，迷惑地望着武太。

武太吓出一身汗，用手轻抚完好无恙的青龙瓶，心才笃定了。阮经理一再叮嘱他，即使花极高的代价，或采取极端的手段，也要把一对青龙瓶搞到手。倘若此刻这只古瓶在他的店里变成一堆碎片，他将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抬头看看曾仍基，眨了眨眼睛笑道：“曾先生，你舍生冒死来得不易嘛，既然带过来了，何必要损坏它呢？看在老朋友面上，我收下，给你两千好了，这个数目不算小了。这个……为了我们的交情，我请你今晚到丽丝餐馆吃饭，肯赏光吗？”

曾仍基虽然对武太难得的盛情有些惶惑，还是接受了邀请。

夜幕降临后，曾仍基乘巴士来到了丽丝餐馆。武太已经在那里订好菜了。头道菜是芙蓉海参，接着上的是四道味道浓郁而不腻人的海鲜，有醉螃蟹、鱼翅明鲍、呛活虾……

灯光璀璨，舞曲悠扬，曾仍基尽情地吃着喝着，想起自己在锁厂做工的情景，今晚恍如梦中。武太的胖脸泛着油光，在餐桌上

胡扯了许多他在海外闯荡创业的经历，又讲了不少港澳影后歌星们的风流韵事，然后才把话题转到那另一只青龙瓶上来，提出愿出五千港元得到它。当他终于确信曾仍基没有说谎，那另一只青龙瓶可能已随何奕水沉入江底，也可能随他回到了内地时，便又提出建议，让曾仍基返回内地一趟，设法把它取来，届时将从海路用汽艇接应，出价一万港元。

曾仍基听了，心猛地一跳：“回去？那不是送死吗！”

“哈哈，怕什么？”武太伸出肥厚的手掌拍了拍曾仍基的肩膀，笑道，“你凭正常手续回去，就是‘港澳同胞’了嘛！再说，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你那案子并没有破，谁能怀疑到你呢？”

妈的，他竟肯出一万！……直到现在，曾仍基才知道那对青龙瓶的珍贵，更加懊悔不已。可是，他早在偷渡前就已下了决心：既然出来了，今生今世再也不回去了。他已经成了轰动全国的大案的要犯，为什么要去自投罗网呢？

一万港元是非常诱人的！可是曾仍基想，还是保命要紧，他婉言拒绝了。

武太虽然不悦，可表面上还是谈笑自若。一阵虚伪的敷衍过后，两人实际不欢而散。

过后，一种深深的恐怖感笼罩了曾仍基。他已经知道，武太后面有阮经理，而阮经理与澳门的黑社会头子和警方都有着联系。把他们得罪了，后果难测。在这段日子里，曾仍基也交了几个酒肉朋友。为了安全起见，他将那两幅古画转移了，藏在俾利喇街的朋友家里。

果然，没出两天，他的住室便遭窃了，不仅那密藏的十多枚古钱无一幸存，连许多

生活用具也洗劫一空。

他知道，有人要逼他陷入困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天后，他那个在俾利喇街的朋友被警方以爆窃集团成员的罪名逮捕，两幅古画随其它赃物一并起走。曾仍基旋即因涉嫌被拘。不久，《澳门日报》刊载了这个消息。

尝了五天铁窗滋味后，曾仍基被武太用六千港元保释了出来。但他不敢去认领那两幅古画。它们后来究竟成了差佬们的意外之财，还是丰富了阮经理的收藏，他不得而知。

武太满以为，用重金保释之恩会感化曾仍基，或者以六千港元的债务相要挟，他也会屈服下来，同意回内地去取另一只青龙瓶。可是，曾仍基又拒绝了。武太大怒，让黄麻子和另一个保镖将他痛殴了一顿，关在一间密室里。他乘看守不备，逃了出来……

曾仍基信步走着。走得热乏了，便选一个有绿荫的街角坐了下来。孤独、悲凉、凄楚之感，愈加袭上心头。

澳门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但是偏偏与他无缘。他好不容易才在一家潮州人开的菜馆找到一个杂工的工作，整天躲在菜馆里洗碗、干下手活儿。后来，老板让他到店堂端菜，他怕被武太、黄麻子的人认出来，赶紧溜了。他又到一个汽车运输行当搬运工，实则是苦力，往港湾运货。由于看管不严，丢失了一个货箱，他惧怕老板追究，又跑了。以后，他做过塑胶厂的杂工，清洁公司的打蜡工，印染厂的印花工……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廉价劳动力。既要疲于奔命挣扎生存，又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武太们的搜寻。现在他才知道，过去向往的天堂，原来是个吃人的地狱。

现在，他又失业了。官印局街的“家”

不敢回，姘居的女人不用说又另觅了新欢。他只好在这个弹丸之地四处流浪。此刻，他浑身上下一文不名，陷入了苦不堪言的困境。他从《狗马报》上看到一家快餐馆的招工启事，便想去应招。他想，如果运气好，今天晚饭和住处都可以得到解决。

他不敢多停，又站起来走了。他穿过马路，走上一条甬道。正在感到迷惑，想找人打听路径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叫他：

“曾先生，别来无恙？”

他不敢回头，拔脚就跑。可是，迎面挡着一个壮汉，伸出铁钳似的大手将他揪住了。一种自卫的意识使他挥起拳头向那人打去，可是那人显然会些武功，头一偏，闪过去了，随即用左手将他的手腕攥住，再向他头上狠狠回击一拳，他眼前一黑，倒下了……

当他醒过来时，最先进入眼帘的，是黄麻子那两颗发亮的金牙，然后是一张狞笑着的脸。

“妈的，你小子‘睡’足了？”黄麻子嘴里衔着一支“骆驼”牌香烟，悠闲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圈儿在半空袅袅地飘浮着。

“有本事再逃逃看！”

两个保镖站在黄麻子身后，自负地笑了笑。

曾仍基还觉着脑袋又晕又痛，但神志是清醒的。他斜着眼睛环视了一下狭小黑暗的屋子，四周是坚固的水泥墙，没有窗子，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浓重的潮湿味。这不是原来关他的那间屋子，又换地方了，好像是地下室，和监狱差不了多少。他问：“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

“马上拿出六千元来，这是你欠下的数目；或者，照武老板对你说的办！”

曾仍基知道，所谓“照武老板对你说的

办”，就是回内地取那只青龙瓶，而这是他决不想干的。这些天来他吃够了苦头，不就是为了躲避这个吗？

“把我放了吧，”曾仍基哀求道，“我今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少废话，我们要的是钱，或者那个东西！”

“我在香港有亲戚，放了我，就有钱了。”

“你少给我来这套软功！”黄麻子摆了摆手，“和我们玩这个，你还嫩点！”

曾仍基不愿再和凶煞神似的黄麻子说什么，便把头一扭：“你把武老板请来，我要见他。”

黄麻子和那两个保镖对视了一眼，然后冷笑道：“现在我就代表武老板对你讲话。限你两天内答复，不然，就让你死在这里！”

黄麻子说完，带着两个保镖走了，门外响起了锁链声。

啊，“天堂”！“天堂”在哪里？冒死盗出文物，偷渡来到梦寐以求的澳门，却堕入了人间地狱！……他用手捂着脸，悲哀地哭了。

这两天，他过的是地地道道的囚徒般的生活。只是因为有人按时来给他送点淡酒、柠檬水和还不算粗砺的食物，他才意识到这里并非监狱。他设法从看守人的嘴里探出，武太好象去了内地，所以才没有露面。

这天傍晚，黄麻子忽然又来了，脸上的凶相倏然消失，代之以一种谦卑和歉疚的神情，走近曾仍基道：“曾先生……嘿嘿，实在对不起啦！这全是……误会，嘿嘿……”

紧接着，曾仍基在一阵使他眩晕的“旋风”中，被带出去洗了澡，理了发，脱下脏

皱不堪的茄克衫、牛仔裤，换上了一套高级的西装。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打扮得有型有款，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曾仍基狐疑满腹，但是没有说什么，静观事态的发展。

黄麻子将曾仍基让进一辆乳白色的轿车，驶向澳门市中心。后排座位上还坐着那两个保镖。

“福兮祸所伏”。曾仍基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自来澳门以后，他看惯了这里人与人互相利用、倾轧、争斗、残杀的社会相。唯有“钱”，才是这里的主宰。到饭馆酒家吃饭，给了小费，招待你的小姐会兴高采烈，连称十句“先生”都是甜蜜的；忘了给小费，那些小姐的喉咙就象吃了带壳子的核桃。和黄、赌、毒密切关联的黑社会组织，几乎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个危机四伏的社会。自己身上一无所有，黄麻子为什么突然大发慈悲呢？莫非镇海楼的案子犯了，要引渡自己回大陆？……他微微一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知道，主动发问是愚蠢的，便一直紧闭着嘴，而且在脸上故意显出一种傲然的神情，暗中却在留心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黄麻子向曾仍基递过一支香烟，然后又用打火机点着了，献媚而有些迟疑地问：

“曾先生……您在香港真的……有亲戚？”

曾仍基心中一动，斜睨了黄麻子一眼，矜持但却是模棱两可地答道：“哼，有，又怎么样？”

“这就好，这就好。”黄麻子笑着点了点头。

澳门市中心的高层建筑，装饰着鲜艳的色彩。说不清是哪些国家生产的不同样式和型号的小轿车，多得象海洋中的鱼群，连成

串地开来开去。

乳白色轿车在丽丽舞厅门前停住了。舞厅里，立体声音响放出的轻音乐，在弥散着酒精、脂粉气味和嘈杂话声的空气中回荡着。他们走进灯火辉煌的舞厅，一位穿戴华丽、身段优美修长的女子，笑盈盈地向曾仍基迎过来；分明说：“表弟，你好！”

曾仍基一下子愣住了。

● 五 卖古钱的人

1984年4月7日，北京——

看来，不冒点风险是不行的。何奕水终于下了决心，紧走几步，向那两个西服笔挺的日本人靠过去……

还是找日本人为好，同文同种嘛，会识货的。找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他们也许要发生误会，以为自己是要小钱的哩。

何奕水与那两个日本人并肩走着，再一次向四周望了望，没发现谁在注意自己，便有了安全感，用右胳膊肘碰了碰那个戴金丝眼镜的日本人。

戴金丝眼镜的日本人扭过头，目光中露出不解的神情。

何奕水善意地笑了笑，将手伸进衣兜，取出一枚唐朝的“开元通宝”铜钱递过去，努努嘴，询问地望着他。

那个日本人停下来，接过铜钱看了看，然后转过身，和同伴翻起日本话来：

“これは一枚小判ビレよらか！”
（“这是一枚古钱啊！”）

“はい、中国の小判だ。”（“是的，中国古钱。”）

“彼はなせ見せてくれるの？”（“他